東平州志

第玖册

人物列傳二上

人物傳

東平人才之盛自漢唐以來固極天下之選也爲大儒爲名臣爲五倫之完人爲一鄉之善士名垂正史炳耀汗青猗歟盛哉夫人之傳與不傳視其際遇爲何如亦視其樹立爲何如耳當危急之秋而挺然獨完其志節斯奮發有爲矣處承平之世而頹然自敝其形神斯因循不振矣轉徙之間如椎應鼓若是邦者可自棄乎昔沈公維基謂東平之士求獲大顯於時意山川鍾毓之靈久而必發周公雲鳳瞻之今且百餘年矣起而應者其在斯時乎多士勉旃

列傳

周

先賢冉子名耕字伯牛魯人孔子弟子危言正行以德行著名孔子爲司寇舉爲中都宰唐開元中贈郓侯宋大中祥符二年贈東平公今城西北二十里有祠後裔世襲五經博士（本家語自虎通舊唐書宋史文獻通考阙里志）

漢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爲昌

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行龍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務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式誦說有法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拘曲也式恥之陽醉逷墜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　本傳

張邈字孟卓東平人少以俠聞初辟公府稍遷陳留太

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爲盟主有驕色邈正義責之與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令其將陳宮屯東郡宮因說邈與呂布共據兗州邈天下形勢邈遂與弟超及宮等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及布爲操所破東奔劉備邈詣袁術求救未至壽春爲其兵所害

呂安字仲悌東平人神情超越博物能文與向秀嵇康相友善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寓居河內之山陽鍾會聞而造之康方箕踞而鍛不爲禮會深恨之安兄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東平州志

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殺安及康本李善文選注

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爲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厠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从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云何以爲亭子令即召爲門下吏百事疎簡不能周密令問卞能學不答曰願之即使就學無幾卞兄爲太子長兵既死兵例須代功曹請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有言遂不聽卞後從令至洛得人太學試經爲臺四品史

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爲人寫黃紙者也
訪問知怒言於中正退爲尚書令史或謂卞曰君才簡
畧堪大不堪小不如作守舍人卞從其言後爲吏部令
史遷齊王攸司空主簿轉太常丞司徒左西曹掾尚書
郎所歷皆稱職累遷散騎侍郎除并州刺史入爲左衛
率知賈后廢太子之謀甚憂之以計干張華而不見用
蓋以不平賈后親黨微服聽察外間頗聞卞言乃遷卞
爲輕車將軍雍州刺史卞知言泄恐爲賈后所誅乃飲
藥卒 本傳

南北朝

畢衆敬東平須昌人少好弓馬射獵常於境外掠取野
獸爲業宋孝武帝爲兗徐刺史辟爲部從事歷泰山太
守及宋明帝立遣衆敬出詣兗州募人刺史薛安都矯
命以衆敬行兗州事皇興初以城降魏就拜散騎常侍
寧南將軍兗州刺史賜爵東平公二年與薛安都朝於
京師因留之賜甲第一區後復爲兗州刺史未幾徵還
京師衆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年已七十鬢髮皓白而
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於姻類深有國士之
風太和中高祖賓禮舊老衆敬與咸陽公高允雖文武
奢儉好尚不同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歡若平生後

以篤老乞還孫義允襲例降爲侯

畢元賓須昌人衆敬子也少而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爲宋正員將軍從父歸魏賜爵須昌侯拜使持節平南將軍兗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相代爲本州當世榮之元賓爲政清平善撫民物百姓愛樂之以父憂解任喪中遙授長兼殿中尚書其年冬末卒贈撫軍將軍衛尉卿謚曰平元賓初取東平劉氏有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賜妻元氏生二子祖榮祖輝朽自有傳

畢聞慰須昌人衆愛子有器幹襲爵例降爲伯拜太山太守累除清河內史因以病辭復爲龍驤中散又試守

廣平內史中山王熙起兵謀誅元乂聞慰斬其使發兵拒之在任寬謹百姓愛附後乂以聞慰忠於己遷滄州刺史甚有政績後除散騎常侍東道行臺尋爲都督安樂王鑒軍司卒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恭子祖彥涉獵書傳風度閒雅爲時所知後歷中書侍郎

唐

呂溫字和叔一字化光禮部侍郎渭之子其先東平人後移家河東溫有文武才畧擢進士藻翰清麗一時流輩稚讓卒平遠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敬弟恭子羅漢亦

皆知名

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姿儀瓌秀有器識始遊京師謁故宰相齊映映歎曰吾不及識婁郡殆斯人類乎建中初策賢良高第調安邑尉辟長春宮判官李懷光亂河中輒解去王栖曜節度河北德宗勑栖曜留元膺慟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元和中累擢給事中俄為同州刺史既謝帝連問政事所

對詳明上謂宰相曰元膺直氣讜言宜留左右奈何出之李藩裴垍謝因言陛下及此乃宗社無疆之休臣等昧死請留元膺給事左右未幾兼皇太子侍讀進御史中丞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為大將入拜尚書左丞度支使滿孟陽太府卿王遂交相惡乃除孟陽散騎常侍遂鄧州刺史詔辭無所輕重元膺上其詔請明白直以顯褒懲江西裴堪按虔州刺史李將順受賕不覆訊而貶元膺曰觀察使奏部刺史不加覆雖當誅猶不可為也下法請遣御史按問宰相不能奪其執決守

正時此類選擇東都留守東都有李師道留邸邸兵與
山棚謀竊發事覺元膺舍破之始盜發都人震恐守兵
弱不足恃元膺坐城門指縱部分意氣閑舒人賴以安
東都西南通鄧虢川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
農遷徙無常皆趫悍善鬬號曰山棚權德輿居守將羈
縻之未克至是元膺募爲山河子弟使衛宮城詔可改
河中節度使時方鎮多姑息獨元膺兼政自監軍及中
人往來者無不嚴憚入拜吏部侍郎正色立朝有台宰
望處事裁宜人服其有體以疾改太子賓客居官始終
無訾缺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書節錄本傳

畢誠字存之鄆州須昌人伯祖構高宗時吏部尚書誠
少孤貧然薪讀書刻苦自勵博通經史尤能歌詩端慤
好古交遊不雜太和中進士擢第尚書杜琮鎮許昌辟
爲從事及琮入相誠爲監察御史轉侍御史武宗時宰
相李德裕專政出琮爲東蜀節度使琮之故吏莫敢餞
送問訊唯誠無所顧慮問遺不絕德裕怒出誠爲茲州
刺史宣宗即位德裕得罪凡被譴者皆徵還誠入爲戶
部員外郎歷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勢門子弟鄙
駕舍人曹唯誠受命恬然蒸遷口無異言執政多之改
織方郎中兼侍御史期年召爲翰林學士對邊事誠即

援引古今論列破敵之[illegible]悅曰吾方擇能帥安集河西不期頗牧在吾禁署卿爲朕行乎誠欣然受命即用爲邠寧節度使誠至軍遣使告諭諸叛率化又召募軍士屯田歲收三十萬石省度支錢數百萬詔書嘉之就加工部尚書移充昭義節度使二年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太原九姓爲亂誠明賞罰謹斥堠期年諸郡革心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移充宣武節度使其年入爲戶部尚書領度支月餘改禮部同平章事在相位三年以疾固辭位詔以本官出鎮河中卒於鎮誠謹重長於文學尤精吏術在相位以同官任情不法固辭而免君

子美之子紹顏登進士第累歷顯官

五代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其九世祖逢堯爲唐監察御史其後世遂不復宦學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得與之游凝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爲從事瓌與唐莊宗戰於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耳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

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天[illegible]
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
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諠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
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爲常凝徹棘開門而士
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晉初拜端明
殿學士兼判度支爲翰林學士承旨晉高祖數召之問
以時事凝所對皆稱旨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高祖將幸鄴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凝
曰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則將奈何高祖曰卿將
何以待之凝曰先人者所以奪人也請爲宣勅十餘通

授之鄭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爲然是時鄭王爲
開府尹留不從幸乃授以宣勅高祖至鄴從進果反鄭
王即以宣勅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勳等討之從進謂高
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以
爲神遂敗走出帝即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左
僕射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年
五十八贈侍中凝好飾車服爲文章以多爲富有集百
餘卷嘗自鏤板以行於世識者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
道後進之士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
名次爲重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爲

第五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爲榮焉五代史雜傳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宏肇等有隙朴知其必亂乃去東歸後邠與章宏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去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爲節度掌書記世宗爲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

朴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朴謂江淮爲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爲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朴爲人明敏多才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歷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歷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歷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爲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眞乃依京房爲律準以九尺之絃十三依

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濶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於坐上舁歸而卒年五十四贈侍中 節錄本傳

宋

梁灝字太素鄆州須城人曾祖涓成武主簿祖惟忠以明經歷佐使府至天平軍節度判官父文度早世灝養於叔父王禹偁始與鄉貢灝依以爲學嘗以疑義質於禹偁禹偁拒之不答灝發憤讀書不數月復有所質禹

偁大加器賞初舉進士不中第留闕下獻疏曰臣歷觀史籍唐氏之御天下也列聖間出人文闡燿尚且渴於共治旁求多彥設科之選逾四十等當時秉筆之士彬彬翔集表著所以左右前後有忠有良導化原樹治本者享三百年得人之由也五代不競茲制日淪國家興儒追風三代方令科名之設俊造畢臻秉筆者如林趨選者如雲貢於諸侯考於春官陛下躬臨愼擇必盡至公奈何所取不出於詩賦策論簡於心者援而陟之咈於心者推而黜之寧無濫陟枉黜之失耶其間闒茸妄進濫厠科塲者間亦有之若曰陛下嘉惠孤寒沉滯之

王岡計賢否悉拔而登之一視同仁臣竊謂此非確論
蓋聖人在上則內君子而外小人若薰蕕同器甚非所
以正人倫淳風俗也況邱園之下豈無宏才茂德之士
陛下誠能設科以擢異等之士俾陳古今之治亂君臣
之得失生民之休戚賢愚之用舍庶幾有益於治不特
詩賦論策之小技以應有司之求而已疏上不報雍熙
二年復舉進士廷試方禹中獻賦太宗召升殿詢其門
第賜甲科解褐大名府觀察推官四年與梁湛並召爲
右拾遺直史館賜緋判敭司登聞院瀕在大名佐趙昌
言昌言入掌樞密會牒馬周事瀕坐貶虢州司戶參軍
起知魚臺縣就加大理評事召還遷殿中丞頃之復直
史館歷開封府推官三司鬬西道判官轉太常博士丁
內艱起令赴職改右司諫直言事瀕時使
陝西途中作聽政箴以獻還爲度支判官咸平元年與
邊事瀕上疏曰臣聞自古用兵之道在乎明賞罰而已
然而賞不可以獨任罰不可以少失故兵法曰罰之不
行譬如驕子之不可用又曰善爲將者威振敵國令行
三軍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敗事者雖親必罰故

孫武斬隊長而兵皆整穰苴斬監軍而敵遂退以此言之兵法不可不正也昨者命將出師乘秋備塞而傅潛奉明詔握重兵逗撓無謀守陴玩寇老精兵於不用以至蕃馬南牧邊塵晝驚河朔之民流移失所魏博以北蹂踐一空遂至殘妖未殄鑾輅親征此所謂以賊遺君父者也乃或赦而不問則何以謝橫死之民或黜而不戮則何以恢用兵之畧以軍法論之固合斬潛以徇軍中降詔以示天下如此則協前古之典章戒後來之將帥然後擇邊臣之可用者就委用之臣嘗讀漢史李廣之屯兵行師也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人人自便不擊

刁斗以自衛遠於斥堠未嘗遇害而廣終爲名將士卒樂用唐高祖之備北邊也選勁兵爲游騎不齎軍糧隨逐水草遇敵則殺當時以爲得策願於邊將中不以名位高卑但擇其武勇謀畧素爲衆所推服者取十人焉人付騎士五十器甲完備輕齎糧糗逐水草以爲利往復扞禦不令入郡邑不許聚處遇有寇兵隨時掩捕仍令烽堠相望交相救應緣邊州郡守城兵帥即堅壁以待之遇遊騎近城掩殺邊內量出兵甲援救如此則乘城者不堅閉壘門免坐觀於勝負捍邊者不苟依郡郭可行備於寇攘雖匪良籌且殊膠柱時論頗稱之三年

與李宗諤趙安仁並命知制誥賜金紫是年冬王均平
命爲峽路安撫使歸掌三班韓國華判大理以斷刑失
中乃選瀕以代之四年張齊賢使關右安撫以瀕爲之
副瀕有吏才每進對詞辯明敏真宗嘉賞之凡羣臣上
封者悉付瀕詳閱可否冬以河北饑盜命與陳
分爲東西路巡檢使還拜右諫議大夫充戶部使會罷
三部使以瀕爲翰林學士同知審官院三班景德元年
權知開封瀕美風姿强力少疾閨門雍睦與人交久而
無改士大夫多之六月暴病卒年九十二上甚軫惻賜
贈加等所著文集十五卷本傳

梁固字仲堅瀕之子幼有志節嘗著漢春秋瀕器賞之
初以瀕遺蔭賜進士出身服闋詣登聞院讓前命願赴
鄉舉許之大中祥符元年舉服勤詞學科擢甲第解褐
將作監丞同判洛州就遷著作佐郎歸朝改著作郎直
史館賜緋歷戶部判官判戶部勾院爲人氣調俊爽善
與人交疎財慷慨尚氣義明於吏道馬元方領三司臨
事屢率固撫其曠闕之狀屢請對條奏嘗詔鞫獄時稱
平審天禧大禮成奏頌甚工未幾卒年三十三有集十
卷本傳

梁適字仲賢瀕之子少孤嘗輯父遺文及所自著以進

眞宗曰梁灝有子矣授秘書省正字爲開封工曹知崑山縣徙梧州奏罷南漢時民間折稅更舉進士知淮揚軍又奏減京東預買紬百三十萬論景祐赦書不當錄朱梁後仁宗記其名尋召爲審刑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依鬼神以詛殺人獄具以無傷讞適駮曰殺人以刃或可拒而詛可拒乎是甚於刃也卒論死有鳥似鶴集端門稍下及庭中大臣或倡以爲瑞適曰此野鳥入宮庭耳何瑞之云嘗與同院燕肅奏何次公案帝顧曰次公似是漢時人字肅不能對適進曰蓋寬饒黃霸皆字次公帝說因詢適家世益器之他日宰相擬適提點

刑獄帝曰姑留之候諫官有闕可用也遂拜右正言林瑀由中旨侍議天章閣適疏其過又言夏守贇爲將無功不宜復典宥密會婦黨任中師執政以嫌改直史館修起居注奉使陝西與范仲淹條邊機十餘事進知制誥權發遣開封府歲餘出知兗州萊蕪冶鐵爲民病當役者率破産以償適募人爲之自是民不憂冶戶而鐵歲溢再遷樞密直學士知延州告歸治葬過京師得入見自言前爲朋黨擠逐留爲翰林學士御史交劾之以侍讀學士知澶州徙秦州入知審刑院擢樞密副使張堯佐一日除四使言者爭之力帝頗怒適曰臺諫論事

職耳羌佐恩實過恐非所以全之遂奪二使儂智高入寇移嫂書求邑桂節度帝將受其降適曰若爾嶺外非朝廷有矣乃遣狄青討之賊平帝曰向非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遷泰知政事契丹欲易國書稱南北朝適曰宋之爲宋受之於天不可改也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哉遂止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大瑞王守忠求爲節度使適持不可張貴妃治喪皇儀殿又以爲不可將以適爲園陵使適言國朝以來無此制由是寢與陳執中不合罷知鄭州京師茶賈爲市內交於適子弟適出虞卿提點陝西刑獄及罷帝眷公錢四十萬緡鹽鐵判官李虞卿案之急賈懼與吏即還虞卿三司復加覈文殿大學士知泰州古渭初建砦間爲屬羌所鈔益兵拒守羌復驚疑適具牛酒召諭其種人且罷所益兵羌不爲患徙永興軍夏人盜耕屈野河西田累年朝廷欲正封界以適爲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至則悉復侵地六百里還知河陽領忠武昭德二鎮檢校太師復爲觀文殿大學士以太子太保致仕進太傅熙寧三年卒年七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莊肅

梁彥通字貫之適之子以蔭補秘書省正事累遷上甘